

就在不久前,为了防控需要,阻断病毒传播链,我被封闭隔离了十四天。

当夜,到了酒店,从关起房门的那一刻起,一个人,一张床,一间房,没有行李,没人讲话,我开始意识到,眼下的生活与以往有了区别……下意识拿起了电视遥控,心想:不管如何,先搞点声音出来,闹猛点,听听也好。谁知,任我摆弄,屏幕漆黑一片。无奈只能打总机求助。大约半小时后,门铃响了,一位“大白”小伙来到了我的房间,他仔细查看了插头插座,都是好的,但电视指示灯就是不亮。他又拿起电热壶的插头放在电视机插座上试了试,一看也不亮。看着站在一旁有些焦急的我,他轻声说,您别急,我去找找梯子来,电线都埋在房门口的墙壁上端。不一会儿,他搬来了梯子爬上去看后,说是电路断了,我帮您弄弄看,如果弄不好的话,我会马上设法联系有关部门,一定确保您在隔离期间有电视看。不到十分钟,他从梯子上下来,说应该好了。电视画面跳出来的那一刻,我连声向他道谢,并问他贵姓?虽然看不清他的面容,但能感觉到他有些腼腆,他说:“我姓时,时间的时,但我现在几乎没有时间观念,哪里需要就往哪里跑,我已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了。”说着,他的手机又响了。我心生敬佩,对他说:“小时,您的每一个小时都在为抗疫作贡献,您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自己和自己赛跑的人!”他笑了。

不知不觉一周多了,每天除了刷刷手机看看书,若是不开电视的话,几乎一点声音也没有。好多次我站在房门上的“猫眼”向外张望,走廊也静得出奇,只有一日三次送饭的门铃声和一位“大白”姑娘清脆的嗓音,那一声“吃饭啦!”一下子“划破长空”。等我开门拿饭的时候,姑娘已没了踪影。我们有严格的隔离规定,被隔离人员是不可走出房门的;再说我们本身都是医务人员,更应遵守各项防控规定。所以,每次我总是把门打开刚好一只手伸出去的距离,拿好盒饭,迅速把门关上。虽然,我很向往外面的世界。

十四天的爱

李慧冰

记忆中,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在农村看过多次露天电影,那个时候,提倡学生在学习之余走出校门,走向农村、走向实践,比如每个学期有一次为两周的下乡支援农业生产劳动;对于学生来讲,既锻炼了己的劳动观念和能,又是对农业生产的一种支持以及对大自然的认知机会。而常年坐在教室里的学生,确实非常乐意从事这种被称为“学习的调剂”活动。农业生产讲究一个“抢时间”,所以每年盛夏到来之前,有一次“夏收夏种”的突击生产活动,收了麦子就得马上插秧种水稻,那个时候的农业机械化程度较低,需要付出很多体力劳动。到了秋天,水稻熟了就要“秋收”了,我们“学生军”又会出现现在“秋收劳动”的现场了。

回到学校后,我们也常常聊起在农村经历过的“露天电影”,看露天电影,无论对农民和学生来讲,那都是很兴奋的时刻。一天的体力活下来,能看一场露天电影又成了体力劳动的调剂。第一次看露天电影时觉得很新鲜,我们还发现,那些农村小伙子和姑娘纷纷利用看露天电影的机会寻觅自己的心上人儿。

那时候,农民只能靠生产大队组织来享受免费的露天电影。露天电影有时候受到天气的影响,比如电影放到一半突然下起雨来,此时放映员会非常爽快地宣布,什么时候重新放映。有一个夏天,我在学校里度过了好几天的暑假,机会真巧,有一天我在校足球场赶上了一场供“内部参考”的露天电影。

其实露天电影并不是我们中国的“土产”,夏天也是全世界的影迷看露天电影的时节。比如意大利的罗马,人们喜欢在夏夜到河边去,在台伯河中有一个孤岛,每年从6月中旬起,到9月3日止,在这里举行“孤岛露天电影节”。希腊人喜欢把雅典称为“雅典卫城”,在高的城堡上,夏天放映露天电影

最近又去书店买了几份地图,完成日常备用地图新版本的替换,这是我保持了几十年的习惯。其实,这次我更想买一份“示范区地图”。

自从党中央国务院提出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以来,相关省市先行先试,通过省市协作机制划出由上海市青浦区、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浙江省嘉兴市嘉善组成的区域作为一体化的示范区。三地公交先行,跨省市运营成为现实,方便了示范区内人员的来往,而远在市区的居民坐轨交17号线再转公交就能跨省市旅游不再是奢望,我就在几个月内三次享受过这样的“福利”。与邻座的同行交流的话,我得知很多乘兴前往的市民都是从《新民晚报》等媒体上知道示范区的,但真正了解的不是很多,示范区的地理概

每天与家人电话沟通成了必须的功课。一次,他们仔细询问了我居住房间的朝向,正前方横马路是什么路?两面直马路各是什么路?我呢,是个几乎没有方向感,分不清东南西北的人,有些纳闷,为啥问这么仔细呢?

我们住的隔离酒店的名字蛮有趣的,有13个字之长,念起来有些拗口,但地理位置很不错,面向杨浦大桥,我窗户的右边能俯瞰黄浦江。窗户是3米多高的落地大窗,我的房



间正好与酒店的招牌在同一个平面上。第九天下午2点多钟,阳光明媚,我在窗前踱步,突然手机响了,传来了我妈的声音。她说,她们就在酒店对面的马路上,想问问我的窗户对面有没有能让她们辨别的标记?我蒙了,意外得有些语无伦次,也不知情急之下突然从哪里冒出来的聪明劲,说:我的窗户就在这家酒店招牌的第三第四个字的上方,你们顺着招牌往上数一下,数到11楼便是了。另外,我窗户对面马路边的上街沿还有个红色的消防栓,你们只要走到消防栓旁边往对面看就行。当我从大窗外看到几个熟悉的身影越走越近时,我拼命地踮起脚向外张望。其实,我在高处,根本就不用踮脚的,可能人在激动的时候,一定会有些手足无措吧。看清了!我妹妹搀扶着我那步履蹒跚的老母亲,在一步一步向我走来。我又一次急中生智,立马拿起我的红色大衣拼命挥动,一边在手机里大喊:妈,我看见你啦!妈在手机里说:我挺好哒,你放心在酒店隔离,14天很快就会过去的!我情不自禁地高声叫着:妈,我一定会顺利度过这段难忘的日子,平安回来的!望着老妈渐渐远去的背

星空下的电影大幕

陈钰鹏

在2017年以前,这一露天电影场被国内外游人称作“露天电影风景线”,常以世界名片吸引观众(计有7000个座位)。西班牙巴塞罗那的露天电影场取名“月光下的电影”,此处的地势特别优越,观众坐在这里能看到全城、整个港口和海,组织者一向善于选择各个时期的最佳影片。至于法国首都巴黎东北部的“电影之夏”,则以免费观赏和赠送餐饮而闻名。据知情者言,很多欧美国家的露天电影都是免费的,因为组织者有着各种各样的经济渠道;反过来说,“露天电影”之举是聪明的广告。



去年1月25日是农历大年初一。这天早上,我跟老婆在公园健身,听说武汉发现一种难治疗的新型冠状病毒,这里也有了。老婆急忙拉我回家,要我儿子提前回去。我说,我儿子是昨天开了4个钟头车赶来过年的,我难开口,你自己说。

到了家,老婆对儿吞吞吐吐说了几句,没有下文了。儿子奇怪地说,妈平常出言吐语蛮爽的,现在好像喉咙被橄榄卡住,说不出了。老婆说,我是怕你不高兴。儿子说,我不会的。老婆有勇气说了:你往年回家过年,至少住上个把礼拜,我打心里开心,可是这回,我想来想去要你快回去。儿子

养育

示范区地图,可以有

王国章

似示范区以及由示范区带动的效应,势必加速这些地方的建设,吸引更多人前去会商、旅游、发展自己的事业。书店销售的地图品种很多,包括旅游地图、自驾交通地图和购物休闲地图等。这些地图都是以省市为主板出版的,跨越省市界线的相邻地区就显示不了更多的信息,满足不了读者需要。示范区的试行对出版跨省市的区域性地图提供了一种思路,也使之成为一种可能。上海有全国一流的地测资源,盼望地测家和出版人早日把示范区地图的出版提档,填补地图家族的空白,为一体化建设和示范区进程助力,也为更多的市民融入到一体化生活圈提供实实在在的方便。



也许平日里,我们的生活总是很拥挤,总以为前面好像有很多重要的东西在等着自己。来不及细思,忽视了爱与被爱。细想一下,在这十四天里,我们接受的,岂非是方方面面的爱吗?有来自家人朋友的“远程陪伴”,有像“小时”那样的千千万万个“大白”的辛勤付出,还有社会各方面奋斗在抗疫第一线以及默默无闻的后方支援者。

而这独处的日子里,我也颇有感怀:我们不过是被暂且隔离的医务人员,比起那些不幸的患者,我们不知要幸运多少呢!不要“谈冠色变”,更不要埋怨那些患者,他们才是最大受害者,他们更需要安抚与关爱。在精准防控的同时,也应尽力保护他们的个人隐私,让他们有足够的信心,战胜病魔,早日回归社会。

解离的那天到了。临走时,我看了一眼那间我度过的336个小时的房间,带走了酒店的纸质卡片,上面写着“1118”,那是我的房间号,留作纪念。



夜光杯

去年过年催儿走

钱云森

在外地也会放心。原来,儿子刚才已经在网上获悉疫情。他还说,明天就走,先绕道进上海。

我奇怪了,去上海做啥?他说,参加上海朋友的婚礼,吃喜酒。老婆忙说,你要求我与你爹不要跟人家接触,而你自已怎么去聚众聚餐?儿子为难地说,

念也是粗略印象,大多数属于“盲游”。

随着一体化的推进,类



影,我的眼睛湿润了。

满脸皱纹的“父亲”用土布在额头上盘了一圈,双手捧着一只空空的土碗,眼神里透出一种深深的期望。尽管他不是我的父亲,却是我熟悉的《父亲》。画者罗中立是四川美院油画系的学生,40年前这张油画获得了全国青年美展一等奖。

罗中立是土生土长的四川璧山人。23年前重庆升格为直辖市,罗中立也成了重庆人。1969年我当兵来到璧山,在那里生活了10年,曾见过这个在野外写生的年轻人。1979年罗中立创作了《父亲》。那时我刚复员回到上海不久,从报纸上见到了他的作品,觉得画很真实。尽管四川有“天府之国”的称谓,但川东地区由于人多地少等多种原因,穷的地方还是不少。1972年我曾在青杠公社的大山上,住在村子里宣传贯彻中央文件精神。我住的房东家5口人每天喝稀饭,硬是要给我另外蒸干饭,加几个红薯块。老乡的生活这么苦,我一个解放军怎么能享受特殊照顾呢,于是谢绝了。记得那时的农村稀饭薄得像汤水一样啊。罗中立的油画《父亲》并非虚构之作,而是有真实的生活基础。他把改革开放之初农民的脱贫心愿,通过自己的油画强烈地表现出来,在国内引发了非常大的反响。

40年过去了。《父亲》,伴随中国农村和农民的脱贫经历,成了历史的见证者。

前些年我回璧山老家队参加红军师成立80周年庆祝活动。当年的湖南籍战友老赵转业到璧山,任粮食局局长。老赵对我说,农民喝稀饭的日子早就成了老黄历啦。你到街上看,今天的璧山还是你过去熟悉的璧山吗?的确,变化巨大,连高铁都开进了小城。如果不是周边有山,与上海的某个新建区域没啥两样,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小城以“深绿”为主线,古色、美色、亮色交相辉映。74万人口,现有37座公园,绿地面积近2000万平方米,人均28平方米。过去在地里劳作的农民,如今在公园休闲娱乐。秀湖公园曾经被郭沫若赞誉“黛山秀湖”,经过大规模改扩建,令人赏心悦目。公园有总长20公里的亲水步道,包括森林步道、跨湖廊道、空中栈道等。我被园内的五音吊桥吸引住了,行走桥上一百多只古钟发出悦耳的音乐。耳边突然听到一首熟悉的歌曲《小城故事多》,优美旋律我熟悉,歌词不就是捧红邓丽君的庄奴写的嘛。原来与乔羽、黄霭并称“词坛三杰”的庄奴,晚年也来璧山养老,活到95岁高寿。而老家在贵阳的音乐女神龚琳娜遂自荐,在璧山组建了一个特别的少年儿童合唱团,唱《春晓》《静夜思》等古诗词,发声练习学的是动物叫声,并上了央视表演。

小城有较深厚的文化底蕴,“父亲”从璧山走向全国,也有缘可寻。书画大家潘天寿抗战时曾任教璧山国立艺专。哲学大师熊十力也在璧山教学。梁漱溟创办了璧山勉仁中学。老赵请我到一家特色小饭店就餐,这里的来凤鱼名气很响,味道非常鲜美。我一眼看见墙上挂着一幅熟悉的《父亲》油画,而“父亲”的眼神明显不一样了。仔细一看,原来他的土碗里盛满了香喷喷的大米饭。老板说这是一个90后的画者送他的。哈,这一笔添得精彩!“父亲”眼神喜悦,因为看到了上亿农民脱贫,过上了幸福生活。

晨意渐浓情更浓

水彩画 张国卿

也许平日里,我们的生活总是很拥挤,总以为前面好像有很多重要的东西在等着自己。来不及细思,忽视了爱与被爱。细想一下,在这十四天里,我们接受的,岂非是方方面面的爱吗?有来自家人朋友的“远程陪伴”,有像“小时”那样的千千万万个“大白”的辛勤付出,还有社会各方面奋斗在抗疫第一线以及默默无闻的后方支援者。

而这独处的日子里,我也颇有感怀:我们不过是被暂且隔离的医务人员,比起那些不幸的患者,我们不知要幸运多少呢!不要“谈冠色变”,更不要埋怨那些患者,他们才是最大受害者,他们更需要安抚与关爱。在精准防控的同时,也应尽力保护他们的个人隐私,让他们有足够的信心,战胜病魔,早日回归社会。

解离的那天到了。临走时,我看了一眼那间我度过的336个小时的房间,带走了酒店的纸质卡片,上面写着“1118”,那是我的房间号,留作纪念。

来向我们的
小康生活
百家话小康

七夕会

实在难帮了,唉,伤透脑筋。就在这时,突然儿子手机响,在接听时嗯嗯地点头说知道。放下手机,儿子眉开颜笑地说,妈,我明天不去喝喜酒了。老婆惊喜地说,不去了?儿子说,真的,不去了。我惊讶,儿子怎么眼一眨就改变了主意。儿子道明了真相:电话原是上海朋友打来的,婚礼宴席延期。这下,老婆笑得嘴巴合不拢了,儿子也无牵挂了。半小时后,儿子吃了他妈做的美食白蟹炒年糕,就在过年第一天,驾车欢快地返程了。

今年,他早早地跟我们说了:就地过年。我们连说好,等疫情过去,再来看我们也不迟!